



我shi个哥

山东文艺出版社

张勇

著

- ◎ 草样年华
- ◎ 江湖漂泊
- ◎ 拜师学艺
- ◎ 拉呱旋风
- ◎ 后拉呱时代
- ◎ 来来往往
- ◎ 文章会



我是

小么哥

张勇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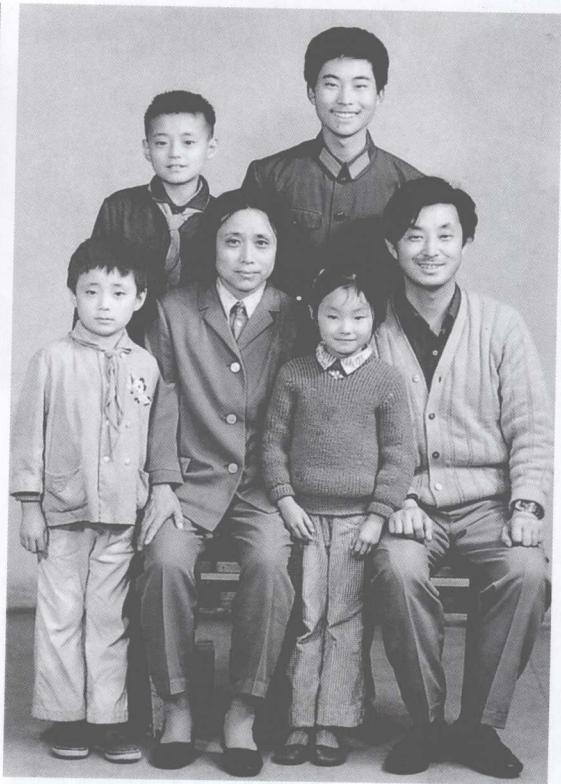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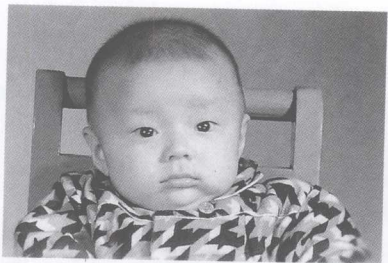
我是小么哥 / 张勇著. — 济南: 山东文艺出版社,
2007.2

ISBN 978-7-5329-2702-9

I. 我… II. 张… III. 张勇—自传 IV. K825.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18537 号

主管部门 山东出版集团
集团网址 www.sdpress.com.cn
出版发行 山东文艺出版社
电子邮箱 sdwy@sdpress.com.cn
地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2 月第 1 版
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965×1270 毫米 1/32
印张/6.75 插页/2 千字/141
定 价 16.00 元









为恍惚中的曲艺找“魂”

——《我是小么哥》序

孙立生

齐鲁电视台《拉呱》节目引起我的关注是由于它的主持人“小么哥”在山东民间的迅速走红。当下的山东电视观众看小么哥“拉呱”越来越有点看戏看“角儿”的意思了：就为多瞅几眼小么哥，我家老妈竟不知不觉地将家里午饭时间顺延到《拉呱》重播之后。记帐中类似的情景似乎当丰电视剧《渴望》热播的时候在家里也曾有过。但让我震惊纳闷的是，时过境迁，到了文化样式和文化选择日趋多元的今天，小么哥究竟靠什么还舢把“拉呱”拉到大众“渴望”的境界呢？很多人的答案都会一致：是曲艺。我想，这种判断不仅仅是因为姓张名勇的小么哥有一段从小追随师傅、著名的笑星“糖葫芦”唐爱国学说相声的阅历，更是源自小么哥“拉呱”拉出来的那种曲艺感觉、曲艺味道。倘若不是基于这样的认知，山东电视的“大哥大”山东卫视便不会迅速招兵买马，将两个比小么哥曲艺很多的曲艺家连伟、东风引进麾下，在黄金时间推出相声式新闻《百姓百事》；济南电视新闻频道亦不会紧随其后，把已封刀十丰、早已在家作画著说的评书名家刘延广再度请出山，将评书式新闻《有么说么》搬上泉城荧屏……

对曲艺式新闻的热情关注，让主持它的职业曲艺家重新走进了大众的视野。虽然具备一定实力，但却始终无甚名气的济南军区前卫文工团小品、相声演员“小么哥”张勇终于实现了对师爷姜昆、师傅唐爱国“传统”的继承——靠着电

视走进千家万户、走进老百姓的心中。今天人们在“曲艺式新闻”等诸多艺术或传媒形式中享受到的“曲艺感觉”或“曲艺味道”，恰恰是在当下职业曲艺舞台上所缺少或者说是根本寻觅不到的。于是我开始从山东小么哥“曲艺式新闻”中为恍惚的曲艺找“魂”——

一、小么哥在观众中“火”了，而我所找到的却是鲜活之“活”——即曲艺只有把“这一个”演“活”了，“这一伙儿”才有可能把它捧“火”了。

小么哥被电视观众捧红，他成了“腕儿”。其实，说他是“腕儿”并不确切，他比“腕儿”离得观众要近许多——他更像是百姓身边的一个“活宝”。小么哥追求完美但却总是不完美，身上无时无处不显现着鲜活的“小人物”灵性：善夏、孝道、质朴、勤劳，明辨是非，爱憎分明，还总爱说三道四地打个抱不平……但有时又露怯说个错别字，还爱强词夺理“抖机灵”、“装油子”，尤其是与幕后那位“搭词的”冲突中，常常掩饰不住“小人物”的那种得意后的沾沾自喜、自命不凡……只要沉下心来细品，张勇对“小么哥”的鲜活个性便愈发清晰，即追求可爱而不是完美，追求自然而不是高大，追求与大众亲和而不是让人们仰慕——小么哥不过是你身边随时可见的“小哥哥”而已，小么哥不刻意追求意蕴、品位什么的，也没承载过于沉重的使命，他的思想从没超出或大于过“小人物”的形象。我们不妨原文播放一段小么哥冲观众倾吐的心里话：

“我常常想：观众为什么会对我这么调侃乃至取笑呢？要知道，从盘古至今，可都是主持人在调侃取笑观众的啊，这……这……不是本末倒置吗？”

观众告诉我：没把你当外人，因为你小么哥实在太像我们了，就像我们家的一员，有跟我们同样的喜怒哀乐、优点缺点，对家里人开个玩笑又何妨？”

事实就是这样简单，小张勇让小么哥“活”了，“小人物们”便让小么哥“火”了。

不知今天的曲艺人有多少思考过曲艺立场的问题，思考中的我极其顽固地认为，正是由于坚持了“塑造小人物”的曲艺立场，小二哥才有可能创造出曲艺式电视新闻的火暴；而专业曲艺舞台亦恰是因为丢弃或忽略了塑造小人物之传统才显得日趋冷落。如此，那些居高临下式的、概念化的、说教味的“伪曲艺”才应运而生，比比皆是。由此我才认为，曲艺之“魂”绝不是曲艺对自身的一种直觉，而是曲艺受众对他们自己的发现。所以说今天曲艺丢了“魂”，首先是因为它的“小人物”观众群已很少在曲艺里“发现”自己了。

二、小二哥审美情趣紧随大“众”，而我找到的却是重视之“重”——即曲艺只有从感情上把老百姓真心看“重”，它在舞台上的感觉才有可能不失“众”。

曲艺有属于自己的精神吗？在参加悼念马季先生归来的车上，我用手机上写过这样的文字：昂首嬉笑蔑权贵，躬身作揖敬平民——这是我在马季身上发现的曲艺精神。所言“躬身作揖”，不是逢场作秀，而是真心敬重。

《经济观察报》在一篇名曰《草根电视的力量》文章中，对小二哥《拉呱》有这样的描述：“当齐鲁台台长闫爱华表示，他们正在制造一种全新的‘曲艺新闻’或‘新闻曲艺’时，他的脸上没有一丝搞笑之意。”显然，“曲艺”和“草根电视”并没让闫台长感觉轻松，相反，我在“没有一丝搞笑之意”中品味到的分明是一种严肃和沉重。

有这样一组数字：山东省人口9000多万，齐鲁台大约覆盖8000万。在这些人口中，大学（包括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不到4%，近90%是中学以下文化程度。“恰恰是中学文化程度以下的这部分，构成了我们观众的主体。面对这种人口构成，怎么才叫贴近？怎么才叫为人民服务？怎么才叫代表最多数人的利益？我们常讲的贴近性，实际上是受众构成逼出来的贴近性……”当听到闫爱华台长说这番话的时候，跳入我眼帘的是被曲艺疏远的四个字：把点使活。“把点使活”，原本是最能体现曲艺对观众敬重之情的规律之一，即演员依

据现场观众的文化、年龄等结构状况及时调整演出内容,以把握、调动其兴奋之“点”,有的放矢地选择适应现场观众审美情趣的作品演出。无疑,“把点使活”的曲艺传统,决定了小阿哥“躬身作揖”的主持风格:从形象策划到着装设计,从口播的叙述评点到镜头画面的切割,从“说什么”的选择到“怎么说”的方式,从新闻主体的现场报道到视觉调剂的动漫配制(包括信息互动)等,无时无处不显现着“小阿哥”及其团队对大众审美情趣的一种自觉和贴近。想想看,一个演员或主持人,还有什么可以比他在舞台或荧屏上呈现的“玩意儿”更能检验和体现出他与平民百姓情感的浅与深、薄与厚呢?

今天的曲艺缺什么?缺少让老百姓“会心”的玩意儿。何谓会心?我的理解是曲艺家与观众“心有灵犀一点通”式的互动,是曲艺家与大众情感交流融会的一种“模糊”意味。让老百姓“会心”必须与老百姓“同心”。曲艺前辈习惯把自己比做老百姓身边的一只“欢喜虫”,小阿哥无疑亦是得益于骨血中的这种曲艺秉性而成为荧屏大众的“开心果”。将自己的形象如此定位不仅仅是“化丑为美”而不惜牺牲自我的曲艺之胸怀,更是对观众怀抱真情而非弄姿作秀的曲艺之“灵魂”。作为以“乡情乡音”为本质特色的曲艺艺术,不容许在感情上与它的“小人物”观众群,即中国最大范畴和层面上的那部分观众有一丝一毫的貌合神离。这包含着对艺术创作的敬重,亦包含着对老百姓的敬爱。

正是基于这样的审美认知,我深感欣慰——眼中的小阿哥越来越小,而心中的小阿哥却日益高大。想想看,一个曲艺家的艺术带给观众的这种眼中愈“小”、心中愈“大”的感觉,不正是今日曲艺所呼唤的灵魂吗?!

(作者为山东省曲艺家协会主席、一级编剧、山东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目录

序

草样年华 1

遍野“疯”流	3
家学渊源	6
读书郎，上学堂	10
学富一车连环画	12
出口成章	15
一脚迈进艺术门	17
学医两事	24

江湖漂泊 33

药剂师生涯	35
爱在军艺的日子	47
混在京城	59
杀回济南	65

拜师学艺 69

结缘	71
初识	74
拜师	76

授艺	77
做人	81
师徒如父子	85

拉呱旋风 89

和您拉呱	91
用心工作、用心生活	96
拉呱的立场	102
拉点别的	104
视点	106

后拉呱时代 115

么都馆	117
军旅生活	128
大活动杀手	133
我是小么哥	135

来来往往 139

搭档老曹	141
老兵	143
“穆乱”传奇	144
“要空间”	149

文章会 151

小品之《观察室的故事》	153
系列方言幽默情景剧《么都馆》之《开“馆”大“急”》	159
电视系列剧《重案六组》之二十六集《笑面人》	1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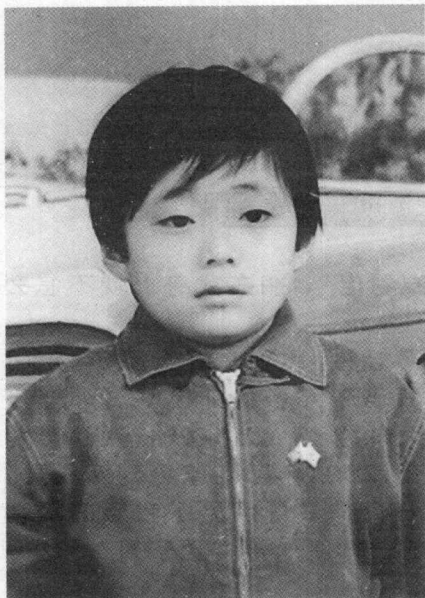
草样年华

遍野“疯”流

古话说“三岁看老”，搁在我身上就不怎么准。

我小时候长得好看，比现在好看多了。那时候三里五村要认我当干儿子的都排队。隔壁哥俩长得那叫一个歪瓜裂枣，我都替他爸妈犯愁。可谁知男大十八变，2001年回老家见到两兄弟，俩小伙儿一个比一个帅。哥俩见了我照旧嘿嘿一笑，像二十年前一样叫一声“勇子哥”。这一叫，可大有来头。

我小的时候，从来不会上街野马一样地乱跑，但绝对是闷声不响做大业的那种。小时候家里穷，买不起什么玩具，我一般就地取材。最拿手的是玩蚂蚁，蹲在地下能三四个钟头不起身。什么拿放大镜烧蚂蚁啦，什么拿木棍抠个圈儿把蚂蚁围中间灌水啦，什么把蚂蚁装火柴盒里埋地下过两天再扒出来看啦，什么越到快下雨了越往蚂蚁洞口堵石头啦，每天每日，乐此不疲。那时候，街坊邻居整日就见我撅着个屁股安安静静地蹲在墙根底下，再不就仰着头看蚂蚁上树。据我妈回忆，当时三天两头会在哪个墙角发现我写的一行歪歪扭扭的字：“今天杀死蚂蚁××只。”玩长了就发现一个秘密，原来天下的蚂蚁不都是一家的，这下可来了精神，经常找个直径一毫米左右的细玻璃管，在这边墙根底下捉一只塞进去，然后狂跑几条街，再从另外一墙



根下捉一只，从另一头塞进去，两只蚂蚁在中间遇见了，绕不过去，就开始死磕。蚂蚁在里面打得不可开交，我在外面乐得手舞足蹈。这只手举累了换另一只，都举累了就放在地上趴着看。那手抠蚂蚁抠得到六岁之前都没留过手指

甲，手指肚也天天黑着。前几天看了部国外动画片，说的是蚂蚁王国不畏强暴战胜入侵者的事。晚上做了个梦，自己也去了那个地方，但见众蚂蚁奔走相告，群情激愤。老蚂蚁拄着拐棍，痛苦流涕，咬牙切齿：“孩子们，记住了，当年就是他……”于是狂奔，惊醒，大汗……

大一点就搭帮结伙一块儿玩，一般也只跟街坊三五个小孩一起，出家门的时候都特别安静乖巧，今天谁家窗子破了，明天谁家车子倒了，从来怀疑不到我们头上。有一次把张奶奶家两只公鸡逮出来玩斗鸡，谁知那鸡不合作，我们几个揪着鸡屁股拼命把鸡往一起赶的人倒是整了满身鸡毛。那次终于让我妈看出端倪来，少不了挨了顿数落。